

十四夜

ShiSiYe

著

【华丽终结】

归离

下

归离

她视他如生命，
他用一切交换他们今生缘；
沧海桑田，浮沉起落，
碧落黄泉生死地；
待尘烟散尽，
他用盛世换她一生欢喜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十四夜
著

【华丽终结】

下

常州大学图书馆藏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卷二
·
归离

女子清魅的话语入耳成丝，缕缕幽香仿佛自暗夜深处漫然升起，飘雪紫雾，浸透肺腑。皇非脸色一变，反手扣向子娆腕脉。子娆弹指下拂，与他掌力一交，袖底银光飞散，倏地飘身后退。

漫天风雪骤然疾舞，在冰台四周飘旋如幕，子娆落向雪幕中心，笑容美若幽梦，话语依然那般清魅动听，“夫君怕是忘记了吧？当初在惊云山上第一次见面，我便已经提醒过你，我的指尖藏有十种剧毒。方才那杯酒沾了我的指，染过我的唇，你其实不该喝的。”

皇非似乎神色不改，却也并未起身追击，“你以为如此便能逃出我的阵法吗？”

子娆柔声浅笑，“我刚刚说过了，夫君的阵法很是高明，以前我听王兄解说这些奇门术数时可没怎么用心，这阵法我是破不了的。只不过，你刚刚饮下的赤锦红与曼陀罗两种剧毒与我发间的染云香混合之后，会在几个时辰内令人内力丧失。夫君虽然内力高深，恢复起来怕也需要些时间，这时候我要走，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皇非眼中掠过一丝淡淡的寒意，说道：“这倒是我疏忽了，一时不曾防备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保证你会失去生离此地的机会。”话音落时，一道赤芒，突然闪电般自古琴之侧射出，不过一剑出鞘，四面八方劲气横冲，血芒惊闪，直刺风雪，子娆倏然一惊，情急之下折腰向后纵出。

丝缕断发，蓦地散开雪中，焰蝶之光在血鸾剑上爆开刺目的金芒。子娆后退丈

余，飘身足落冰台之侧，袖底幽芒冷现。皇非身形一闪，忽然便出现在她面前。子烧袖袂飘拂变幻，灵蛇一般向着血鸾剑锋卷去，但听哧的一声急响，金银亮光在两人之间如雨四射。

刹那之间，子烧已用衣袖连接皇非快逾惊电的八招。她万没想到他在身中酒毒的情况下仍旧如此可怕，若非有幽罗玄衣护身，只怕早被剑气所伤，心下暗惊，但却嫣然笑道：“夫君好厉害的剑法，若是这么个打法，我可受不住了。”

皇非如此催动真气不免激发酒中剧毒，数招过后并没有继续追击，只是用剑尖锁定对手，暗中运气调息。血鸾剑上凝聚摄魂夺魄的剑气，与昔日逐日剑狂傲的锋芒截然不同，不断涌动的赤芒固然显得森寒诡异，却更有一种凌驾万物、君临八方的气势，竟令人生出无从逃脱的感觉。

子烧以巫族特殊的手法施毒，为免皇非察觉，下手分量甚轻，若让他运功驱毒，便拖延不了多久。她打定主意消耗皇非内力，袖底法诀变换，同时击出两道莲华法印，冰台上方光华夺目，仿若一双雪凤展翼冲天，凌空卷向对手。

皇非微微冷哼，右手挥出。雪雾倏然狂飞，血鸾剑击散包裹着漫天异芒的风雪，犹如一道飞虹，一抹赤电，一刃血光，向着子烧眉心破空而去！子烧蓦然旋身，左袖行云流水般迎空挥去，右掌反手下击。皇非眼中掠过慑人的冷光，身形倏地凝住，血鸾剑却是赤芒大盛。

玄袖浮光，真力与剑气相撞，挟了飞雪涟漪般往四方扩散。子烧借此一击之力忽然纵起，娇笑声中，指尖血影绽放，莲华骤现，血鸾剑剑气在她牵引之下，连同那明美的莲光一起突然向着冰台正中的瑶琴击去。

原来皇非借雪谷地形设此奇阵，以琴音操纵阵法，变幻八方，子烧暗中观察，早已知其关窍所在，但先前忌惮对手强势，不敢轻举妄动，直到皇非大意中毒，她才刻意而为，争斗中趋身抢至阵心，凝聚功力举手破阵。血鸾剑与莲华之术全力一击何等威力，但见轰然巨响中，碎雪向天冲扬，悬在半空的冰台四分五裂，瑶琴美酒，山石冷雪，皆向山崖之下坠去。

这冰台本是冰峰之侧一处雪岩，下方悬空无依，绝无落脚之处，皇非将阵心设在此处，乃是精算天时地利，巧借雪谷山川布局困敌。此时子烧强行破阵，一击之下威力非常，奇阵阵心固然被毁，两人却也失了立足之处，不约而同向着峰下坠去。

半空中，碎石飞雪如雨纷纷，皇非原比子烧落势稍缓，忽然间身形急坠，伸手扣向子烧肩头。子烧在落石之上微一借力，飞袖凌空击去，皇非一指点出，子烧拂手反扫他神门、太渊二穴，眨眼之间，两人指来掌往，已在空中施出一十三招精妙

手法，一个要擒，一个欲避，虽无先前交手那般威势，却亦惊心动魄，凶险至极。

子娆武功源出巫族，克敌制胜不以招数见长，且论对敌经验，终究不及皇非身经百战，沙场历练，袖袂拂处，只觉他手指闪电般下滑，腕上忽然一紧，已被他单手扣住。皇非左手真力透出，顿时封了她经脉，同时右手一剑刺出，血鸾剑直透冰岩插入崖壁之上，两人身子猛地一顿复又一落，上方裂冰横空飞出，坠势却也止住。

子娆被他制住腕脉，无力挣脱，此时回头下望，一道渊谷倾斜而下，直没风雪之中，一时看不清深浅，唯见雪雾弥漫，疾风拂掠，云龙一般向着冰峰不断卷去。子娆心头微觉凛然，倒不知这冰台下临绝渊，竟在如此险地，倘若两人直摔下去，恐怕皆生死难料。但她也不十分在意，身子凌空，抬头笑道：“喂，你这么抓着我吊在这里，很是耗费力气，倒不如放开手，凭你的武功自然能够化险为夷，不然再过一会儿，不是你支撑不住，便是那剑要折断，何必两人一起送死呢？”

皇非却不言语，他体内毒性已然发作，内力无法提起，几乎连话也说不出。子娆感觉他指下力气渐弱，握着自己的手掌间尽是冷汗，微微颤抖不止，于是轻叹一声，闭上眼睛，也不再同他多言。当此生死之际，风飘雪涌，天地茫茫，眼前大敌在侧，凶险难料，而她心中突然想起一人，那人青衫笑颜似乎便在眼前，一时清晰一时模糊，不知若自己真的死了，他会怎样？悲喜恩怨，是否从此不再？心中忽然莫名痛楚，只觉得有很多事情必要找他问个清楚，有很多话想要跟他说，倘若这般了断，那么一生一世都是不甘的。就在这时，皇非握着她的手猛地一提，子娆身子向上甩去，半空中连续数处要穴被封，同时腰间一紧，两人一并向着峰下滚去。

这山崖初时陡峭，越到底部越是平坦，皇非环住子娆时拔剑在手，以巧妙手法连续击刺岩石。血鸾剑绝世利器，不断不折，两人去势因此受阻，渐渐缓下，一直滚至谷底，跌入尺许深的雪地之中。但饶是如此，下冲之势依然甚急，皇非力气全失，手臂终于松开。子娆被甩出丈余，重重撞在一块岩石之上，顿时晕了过去，待到片刻之后醒来，只见风吹雪舞，不远处皇非闭目盘膝，显然正在运功驱毒。子娆知道若让他抢先恢复功力，自己便绝无逃脱的可能，当下凝聚内息，冲击被封的穴道。

皇非中毒之后内力不足，点穴时便难下重手，没过多久，子娆一处穴道便已解开，但这时候，皇非突然睁开眼睛，慢慢起身向她走来，抬手又在她紫宫、云门数处穴道补上几指，低头道：“你既还担着少原君夫人的名号，本君自不会让你就这么死了，莫再耍什么花招。”

子娆所下剧毒分量虽浅，但锁人经脉侵入内力，也绝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化解，

见他这么快便已行动如常，细思之下，顿时明白他是以某种秘法强提功力，不由柔声笑道：“夫君如此行事，可是危险得紧。你体内的毒若是过了十二个时辰还不得解，便要留下极大的祸患，日后纵然余毒尽去也会大损功力，还是速速用功驱毒，不要这么逞强好些。”

“多谢夫人操心。”皇非站在雪中淡淡道了一句，复又以剑撑地调息片刻，此时崖上忽有碎石滚落，隐约一个人影出现。皇非微微蹙眉，反手封了子娆哑穴，将她带到一处冰岩之后。过不多时，只见一人飞身落在雪地之中，身法轻灵矫捷，不出半点声息，竟是金媒彦翎。原来子娆与皇非交手之后，六壬奇阵阵心被破，夜玄殇与易天等人循迹追来，四处不见子娆踪迹，发现此处冰台崩塌，又有打斗的痕迹，于是以山间枯藤结绳，通向崖下，因彦翎轻功最佳，先行下来察看。

此时山崖之下风雪大作，吹得沙飞石走，冰峰凛冽。雪地上风痕如削，碎冰呼啸，早已将两人停留过的痕迹尽数湮没。彦翎落地之后以手遮脸，几乎连眼睛也睁不开，冒着风雪四下奔出，却只见冰峰雪影，茫茫白地，哪里有半点人踪。子娆在石后看得他身影掠过，心焦如焚，苦于穴道被封，说不得动不得。彦翎搜寻一番，毫无线索，不禁大为气馁，崖上却有人大声叫道：“喂，小淫贼！可有见到什么吗？”

彦翎蹿回崖下喊道：“又是风又是雪，鬼影都不见一只！我说你这称呼能不能改改？小爷一世英名全坏在你手上了！”

崖上那人又道：“那你还不快上来，我们去别处寻找。那皇非一心想要对公主不利，你再耽搁，我丢绳子下去了！”风雪中两人喊话断断续续听不太清楚，半空中绳索被风吹得乱晃不休，彦翎纵身而起，在山石之上微一借力，便轻飘飘附在绳上。崖上诸人一起用力，将他拉了上去。

待他身影消失之后，皇非又等了片刻，直到崖上声息全无，才带子娆走出冰岩背后，解开她哑穴道：“走吧。”

子娆动弹不得，被他抱在怀中，倒也免受风雪之苦，却见他并不往合璧方向去，反而向北深入苍雪长岭。如此一路未遇人踪，想来彦翎他们早已往他处寻去。此地已离合璧诸城甚远，边关荒原，朔风连野，呼啸声中只见一片肃杀苍凉。又行了小半个时辰，皇非突然停住脚步，在一道山丘之后将子娆放了下来。子娆听得他呼吸有异，移目看去，却见他身子微微一晃，向侧转开，再回头时唇边隐约竟有血迹，面色也瞬间变得异常苍白。

皇非一直内伤未愈，却先后两次以秘法强提内力，其后反噬甚是厉害，再加上剧毒未清，此刻体内真气空虚，丹田中却似千刀万剑不断乱搅，纵使他定力非常，

也难再支持下去。眼见天色渐暗，风雪已息，他扶住一块大石微微扬手，一道金色流光冲入夜空，直穿暗云。子烧识得那是昔日烈风骑联络信号，不由心觉诧异。

信号发出不久，西北方很快传来迅疾的马蹄声，跟着一队人马飞奔而至，尚未到眼前，便有一人抢先下马，赶至皇非身边，叫道：“君上！你……你受伤了吗？”

后面人马向侧散开，自然形成防守队形，阵列有序，数十人说停便停，马不扬尘，人无杂声，不禁令人侧目。子烧看清那领头之人，认得竟是方飞白，这一支队伍不必说便是昔日叱咤风云的烈风骑。最先到达的召玉目不转睛地看着皇非，神情间甚是关切。

皇非以手扶住召玉肩头，略微合目，吩咐道：“你们即刻带她离开，小心伺候，莫让她逃了。”召玉感觉他气息不畅，担心道：“我们先替君上疗伤。”

子烧见皇非将自己交与楚国旧部，所去之处定非玉渊、合璧两城，倘若他们避开雪岭，非但冥衣楼部属，就算王师出动也难寻踪迹，倒被他带去敌营更加麻烦，心念稍转，抬眸说道：“你身上所中的乃是巫族之毒，我若跟他们走，却要谁来帮你解毒？”

召玉一听，方知皇非不是受伤，转首怒道：“快将解药拿来！”

子烧道：“他身上的毒耽搁了数个时辰，原本的解药已无用处，即便我另行用药，也需数次方能全部拔除，但如果再拖下去，我可不敢保证没有后患了。”

召玉心中大急，道：“君上……”皇非对她摆了摆手，看了子烧一眼，道：“你若以为我非要你的解药不可，那便高估了巫族，你所用的毒药虽奇，却也奈何不了本君。”

子烧微微一笑，“原本夫君功力深厚，这点毒性确也不足为惧，只不过夫君似乎有伤在身，运功驱毒时万一出什么纰漏，只怕更加麻烦。”子烧其实并不知皇非内力受制，一直不曾痊愈，只是见他气色有异，既然方才两人动手时他并未受伤，料想必有其他原因。

方飞白却对此事略知一二，兵刃微动，指向子烧道：“公主若不肯立刻取出解药，那便恕末将等无礼了。”

子烧见到方飞白，想到十娘惨死在他手中，丹唇冷冷轻挑，容色转寒，“烈风骑弑主逼君，什么时候还论过尊卑上下？方将军眼中本来也没有我这个公主，有礼无礼又何必废话？你若高兴拿剑指着我，不妨就多指一会儿，看是否能指出什么灵丹妙药，拿去疗伤解毒，起死回生。”

方飞白不由蹙眉，素闻这位王族公主妖颜媚性，行事恣肆，言辞果真犀利乖

张，不易应付，一顿之后方要说话，身旁坐骑突然间抬首轻嘶，四蹄一阵乱踏。方飞白手拉缰绳，轻斥一声，那马儿低下头来口鼻喷气，不断原地扬蹄。四周其他战士也是纷纷呵斥坐骑，不知为何，所有战马都显得有些躁动不安，仿佛预知到什么不可见的危险，想要立刻逃离此地。

众人所乘的马匹虽不及当初烈风骑中战马精良，但也皆是百里挑一的良驹，算得上训练有素，等闲不会有不服号令的举动。但战士们呵斥数声后，有些战马非但没有安静下来，反而奋蹄长嘶，试图向外冲去，群马嘶声连连，激得尘雪满地乱舞。这时候召玉忽然叫道：“前面那是什么！”

对面山丘之上隐约出现一点黑影，跟着又是数点。皇非目力最佳，眼底倏地一震，方飞白亦是脸色大变，叫道：“不好！是狼群！”话音方落，漫山遍野涌出无数黑影，蓦然间，一声狼嚎向月而起，荒原上数千只饿狼潮水般向着这边奔来。

风雪凄厉，饿狼群啸，方圆十里如同鬼域。烈风骑旧部虽然出身南楚之地，但多年来随皇非征战北域，对这雪原之地甚是了解，皆知狼群残忍凶恶，一旦发现猎物便群起而攻之，纵使大队兵马与之遭遇也是极大的凶险。不待皇非吩咐，方飞白已疾声下令，“约束马匹，点燃火把驱狼！”

烈风骑防守圈缩小，先将马匹围住。战士们手中火光亮起，手持兵刃后退，阵列井然有序，丝毫不见慌乱。就这片刻，近百匹恶狼已趋近眼前，见到火光颇是畏惧，只在外围不断打转，盘旋嗥叫，一时不敢攻击。召玉尚是第一次来到北域，眼见恶狼越聚越多，火圈外四面八方尽是森森白牙，狼群垂涎怒号，端的令人心惊胆寒，正取了兵刃在手，忽听皇非低喝道：“留心坐骑！”

这时召玉身边战马为狼啸所惊，突然扬蹄猛冲，阵中战马一阵大乱，当前几匹挣脱束缚，向前狂奔而去。狼群中狂啸大作，几匹战马速度虽快，冲出片刻便被围住，惨嘶之声顿时充塞夜空。马儿在尖齿利爪间翻滚奔跃血肉横飞，瞬间便被恶狼撕成碎片，吃得干干净净。群狼受血气所激，凶性大发，齐声厉嚎，向着火圈之内扑来。

烈风骑阵中兵刃交错，利光疾闪，挡住狼群攻势，将皇非、子娆、召玉三人，以及所有马匹护在当中。恶狼扑将上来，不断被刀枪斩杀，或是一刀两断，或是利刃入腹，尸身不待落地便遭群噬，血腥之气充斥荒原，更引得群狼狂暴不已。召玉的兵刃乃是一双短剑，其中一柄抵在子娆后心，眼睛却不离圈外，暗自警惕。皇非静立在旁，火光之下面如止水，不惊不怒，始终未因狼群凶恶而有丝毫动容。

子娆身处烈风骑阵中，虽不虞恶狼攻击，但见这血腥残杀的局面也暗自心惊。这时候右方火光突然一暗，风雪袭卷，几支火把骤然熄灭，狼群一见有机可乘，齐向缺口扑来。两侧战士双剑送出，数匹恶狼哀嚎毙命，为同伴分尸而噬，却另有几匹趁机蹿起，越过防守向着圈中扑入。群狼张牙舞爪，随即狂涌上前。

召玉娇叱一声，短剑反手向上斩去，半空中恶狼偏头避让，被一剑斩断前腿，却仍旧扑了下来。召玉顺势挥剑，直透狼腹，将其摔出圈外，惊魂未定，只觉脑后生风，急忙俯身低头，两匹恶狼自头顶蹿过，反身扑了上来。蹿入火圈的一匹恶狼被召玉杀死，另外两匹却被皇非拂手打得脑浆迸裂，腾空跌出。其后二狼纵身扑至，一者袭向召玉，一者却向穴道被封的子娆张口咬落。

皇非眼神微寒，闪身挡在子娆面前，偏头避开恶狼利爪，挥掌劈下。那恶狼厉声哀嚎，皇非伸手抓住它头颈，听声辨位，向着身后多出的一匹恶狼猛扫过去。二狼滚作一团，狂叫撕咬，皇非原待拔剑斩杀，不料稍提内力，丹田中忽觉剧痛如绞，身子一晃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

二狼闻到血气，松开对方，先后跃起来袭。皇非手中赤芒电闪，当先那狼身首异处，跌毙圈外，但如此一来，经脉中真气立时乱冲，第二剑竟难以施出，后面那匹恶狼直扑肩头。召玉侧头看见，不由大惊失色，“君上小心！”待要回身相救已是不及。方飞白等应付狼群围攻，能够保持阵形已经艰难万分，同样无暇顾及圈中险况。眼见利齿森然扑面，皇非身子一偏，右手剑尖忽然自左肩斜出，那恶狼凌空扑下，被血鸾剑自颈至腹开膛破肚，当即厉嚎毙命。皇非虽以精妙剑法斩杀恶狼，但体内真气紊乱，如坠刀窟，血鸾剑猛地撑在地上，身子向前跪去。

召玉刺死恶狼，扑到近前将他扶住，叫道：“君上，你怎样了？”借着火光，只见皇非牙关紧咬，脸色苍白若死，却又隐隐透出黑气，显然内息岔乱，因此难再压制毒性。原野上风雪渐急，凛冽呼啸，又有火把连续熄灭，难以为继，狼群不断寻隙扑上前来。烈风骑战士战圈缩小，奋力抵挡，情况顿时危急。召玉一手扶着皇非，只余单手持剑，想着倘若再有恶狼冲入火圈，抵挡起来必定吃力，心中难免暗自焦急，忽听子娆说道：“解开我的穴道，否则大家一起死在这里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召玉微一犹豫，看向皇非，见他并未反对，便伸手去解子娆穴道，却发现她紫宫、云门二穴被真气封锁，普通手法竟然无法奏效。皇非扶着召玉强提内息，慢慢并指点出，子娆穴道终于解开，弯眸一笑，倏地飘向他面前，双唇蜻蜓点水一般与他呼吸一触。随她气息轻吐，一股似花非花的幽香伴着柔软的发丝，化作缕缕柔媚直沁五脏六腑，皇非身子微颤，口中突然喷出血来。召玉见状大惊，厉声喝道：

“你干什么！”

子烧轻笑道：“我替他解毒，你看不到吗？”战圈中火光一闪，召玉这才看清皇非吐出的乃是数口黑血，再看他脸色，已不似刚刚那般骇人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子烧见她面露歉意，复又一笑，道：“莫要急着谢我，我解了他曼陀罗的毒，却又要他服了青莲子，不过毒性相互克制，一时无碍罢了。若非如此，前面几种毒性发作起来，立时便要了他的命。”

召玉不由得大怒，“你好狠毒的手段，快将解药拿来！”子烧却不理会她，袖袂一转，身子飘然掠起。她纵身时纤指变化，点点光亮随袖飞出，迎风冲向晦暗的雪夜，群狼包围中忽然出现无数金色的蝶光，翩跹疾舞，流焰雨落。恶狼怕火乃是天性，纷纷向后躲避，却又不甘心放弃到了嘴边的猎物，聚在圈外徘徊低嚎，不断试图靠近。

子烧施展焰蝶之术，将战阵四方护住。风雪虽急却亦不灭不熄，烈风骑压力顿时减轻，但风中焰蝶全靠真气维持，如此却也支撑不了多久。子烧阻得狼群退却，同时下令，“所有人结阵向西，到对面树林中取火。”焰光蝶舞，灿烁如织，映她清姿魅颜宛若天人，一言既出竟是令人无法抗拒。西边不远处生有一片高低起伏的灌木丛林，背靠冰峰，占地颇大，方飞白当即传下命令，众人护持马匹，向丛林方向退去。

狼群畏惧蝶焰，一时不敢扑击，亦步亦趋跟随而至，仍将众人围在当中。烈风骑战士背靠山岩，迅速以枯枝架起火堆，连作半月形防御。方飞白将战士分作几批，分别守卫火堆，看护马匹，收集干柴，若有恶狼大胆攻击，便以枪矛当即格杀。各处布置严密得当，犹如沙场对阵，攻守有序。

如此一来，狼群虽将他们团团围住，却只能隔火垂涎，暂时不能造成威胁。子烧方才消耗了不少内力，收了焰蝶之术后，便在一旁独自调息。大约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忽闻群狼齐声长啸，千里荒原风雪凄厉，一阵阵狼嚎中仿佛带着无尽凶残、邪恶之意，听得人人毛骨悚然，众人虽无不是身经百战的悍勇之士，却也皆尽闻声心惊。

皇非在火光深处合目调息，却对狼嚎充耳不闻。召玉一直护卫在旁，见他情况并不好转，眼中尽是担忧之色。方飞白命战士取了随身携带的干粮清水出来，轮流休息补充体力，略一犹豫，亲自取了饮食奉至子烧面前，欠身道：“公主。”

子烧睁开眼睛，看了看他，道：“你不必来求我，我不是不肯替他解毒，的确是需要几味药物才能奏效，我身边不曾带得。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将毒逼出体外也并非难事，只是多费些时间罢了。”

方飞白不愿将皇非内力异样的情况说出，只道：“只怕耽搁得久了，便不太好。”

子尧道：“除非你有法子驱逐狼群，我们回到合璧城，才能调制解药，否则我也无法可施。”

方飞白皱眉道：“这荒原上的狼群十分难缠，一旦盯上人畜，连续追踪几日几夜也是寻常，就连虎豹之类遇上它们也往往难以幸免。现在只盼有其他兽群经过，能够引开它们，那我们便可以趁机冲杀出去。”

子尧抬头望向飞雪隐隐的天空，淡淡道：“这时候哪里来的兽群？”

方飞白也知这希望极其渺茫，值此严冬之际，荒原鸟兽无踪，唯有成千上万的恶狼盘旋在侧，饥饿难耐，两人一时皆无话说。

如此过了一夜，烈风骑与狼群隔火对峙，战士们先后击杀了数十只扑进火圈的饿狼。圈外残肢遗骸，鲜血满地，景况甚是骇人。待到天亮，狼群仍旧不散，反而越聚越多，幸好此处树丛颇为茂密，众人不断取柴点火，保持火圈旺盛，倒也能够阻挡狼群。

子尧眼见狼群纠缠不去，心中略觉不耐，又想即便摆脱狼群，皇非也定然不会放过自己，最终仍旧难以脱身，目光无意中落向聚集在火圈近侧的战马，想起方飞白昨夜提到若有走兽引开狼群，便可趁机突围，心念转处，站起身来。

召玉一直十分注意子尧，见她徐步向战马走去，上前几步，目露警惕。子尧见除了召玉之外，另有四名烈风骑战士亦紧跟自己，想必是得了方飞白命令，防她有所异动。子尧暗中冷笑，假意抚慰躁动的马儿，留心狼群动静。

过了片刻，天色已然大亮，一阵疾风席卷雪原，数处火堆被风吹袭，势头顿时减弱。狼群见是机会，自几处缺口同时扑上。烈风骑战士长枪齐出，一边抵挡恶狼，一边添柴护火，负责看守战马之人亦出手驱狼，无暇顾及及其他。子尧见机行事，抚在马颈上的手掌暗中透出内力，那战马吃痛长嘶，惊得马群放声齐鸣。子尧闪身躲过一匹迎头扑下的恶狼，双袖同时向侧拂出，马群受惊之下顿时扬蹄狂奔。

恶狼向着身后战士扑落，子尧却娇笑一声飞身上马，便往火圈之外冲去，忽然有人厉喝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一道寒气直逼背心，却是召玉提剑刺来。子尧俯身避开短剑，云袖向后轻扬，笑道：“你若想要解药，不如跟我来好了。”召玉身在半空，一股幽风扑面，跟着腰间一紧，竟被她飞袖缠住。此时群狼见火圈中有人马冲出，一起疯狂扑袭，火圈中战士亦同时示警。原来恶狼狡诈，趁人不备绕开丛林边缘偷袭，已有十余匹跳入圈中，方飞白等来不及阻止子尧，纷纷拔剑抵挡。

子尧策马冲出丈余，回头见火中人狼厮杀惨烈，忽然间心生警兆，扬声清笑，

将召玉向后送出，“夫君是要追我呢，还是要救你的小美人？”召玉越过奔马直向狼群之中落去，她被缚时穴道受封，子娆虽然随手替她解开，但一时气血不畅，如何抵挡恶狼？方飞白等人相距稍远，相救已是不及，四面八方白牙森森，群狼扑将上来。召玉情急生智，落下时奋力旋身，足尖在一匹恶狼头顶一点，身子向侧掠出，却不料两面数匹恶狼纵身扑上，眼见难以闪避。

当此千钧一发之际，狼群中赤芒骤盛，哀嚎声起，一袭白影倏然出现。剑光溅血夺目，狼群像是遇见烈火般仓皇后避。召玉连退两步被人拽入臂弯，只见四面狼尸遍地，群兽撕斗争食鲜血四溅，双足一软，险些站立不稳。

此时子娆纵马而去，早已追之不及。皇非将召玉护在怀中，并不浪费体力，提气纵身越过狼群与烈风骑会合，下落时力透双足，两只恶狼脑浆迸裂，顿时死于非命。狼群中少数追逐战马而去，余下大部分涌上前来围攻他们。召玉心魂稍定，取出护身短剑连杀数匹恶狼，可狼群密密麻麻，哪里杀得干净，当即挥剑护身，拾起一段尚在燃烧的枯枝，向着快要熄灭的火圈冲去。

恶狼见火生畏，纷纷闪避，却有一匹巨狼分外凶残，当头向她扑来。召玉一剑刺出，巨狼人立而起，避开剑锋，张口便咬。召玉手中火把径直插入狼口，用力前送，巨狼狂嚎痛蹿，滚入狼群之中。召玉却亦失了火把，想要再行取火，臂上腿上反而先后受伤，正自焦躁，眼前寒光疾闪，血鸾剑替她挡住狼群，有人低声喝道：“放心取火！”

那声音带着惯有的凌厉与果断，召玉一眼见那冷静的侧颜，心中突然不再惧怕，只觉如果今日终究无法逃出此地，那么最终能够和他一起，那便很好。她不由微微一笑，短剑连下杀招，跟着向侧一滚冲入狼群，只听头顶上鬼哭狼嚎，鲜血伴随赤芒溅落，两支火把入手，当空一扫，驱退狼群。

召玉拼命抢得火把，在皇非护持之下，连续点燃数堆火焰。烈风骑重新向之前扎营的地方退去，狼群步步紧逼，双方厮杀甚烈，不少战士满身是血，显然受伤不轻，情势越发变得凶险。就在这时，原野上忽然响起一阵奇异的啸声，声音由远及近，逐渐清晰，群狼仿佛遇到什么畏惧的事物，竟然纷纷放弃对烈风骑的攻击，向着两侧逃去。

那异啸之中跟着飘出阵阵短促的清音，闻之如风动玉帘，听之若雨溅冰潭，似笛似箫，轻灵跳动，成百上千的恶狼不断低声咆哮，却无一匹胆敢上前。烈风骑众人皆尽惊奇，只见残暴的狼群中分出道路，一个红衣少女的身影隐约出现在白茫茫的荒原之上。

那少女衣袂如火，面若桃花，一双杏眸精灵俏皮，顾盼生姿，晨曦之中说不出

的娇美动人。她坐在一只雪狮之上徐徐前行，乌黑的长发束了一双芙蓉金环，不时随着手中玉箫叮咚作响，肩头蹲着只通体雪白的小兽。那小兽不过巴掌大小，貂身狐尾，碧瞳若水，冷冷扫视狼群，忽而低声作啸。群狼闻声大惧，越发向后退避，那少女手持玉箫清声笑道：“喂！你们是什么人，为何被狼群困在这里？”这时候雪狮走近火圈，她看清众人装束，突然啊的一声，似乎惊讶至极，“你们……你们是烈风骑！”

雪狮快步奔到近前，方飞白和召玉对视一眼，在这群狼环伺之中，除皇非之外所有人都放下兵刃，同时向着这少女跪拜下去，“烈风骑参见含夕公主！”

子娆驱赶战马冲入狼群，战马在恶狼围攻之下四散逃命，先后被扑倒分食，绝难幸免，唯有子娆座下那匹在焰蝶的保护下冲出包围。子娆伏身马上，听得后方马嘶狼嚎，凄厉惨烈，不敢有丝毫停留，催马向南疾驰。部分恶狼紧追不舍，但数次被蝶焰吓退，这幸存的战马也算神骏，一路放蹄狂奔，很快将狼群甩脱不见。

子娆纵马奔行半日，见烈风骑不曾追来，狼群亦无踪影，便寻了一处避风的山崖下马休息。谁知片刻之后，又闻狼嚎阵阵由远及近，身旁战马跳跃惊嘶，拼命拉扯缰绳，她不敢多作停留，即刻上马前行。如此一日之间，一人一马走走停停，每次不过多久便有狼群追上，始终难以摆脱。子娆避开合璧方向，在苍雪长岭中又行一日，战马跋涉劳顿，速度越来越慢，渐渐已不能将狼群远远甩开。

待到黄昏时分，狼嚎复又听得清晰。子娆遥见雪中似有城池在望，催马近前，却是一座人烟绝迹的荒城。这数十年来，五族四国战火不断，诸方军队攻城略地交战频繁，每次大战之后城毁人亡者不计其数，即便是雄关通衢之地，这样的荒城也并不少见，何况此处边域雪原，更加不足为奇。

子娆听得狼嚎之声逐渐逼近，座下马儿精疲力竭，负人奔行已是勉强，于是翻身下马，扬手一鞭，放它独自逃命，至于最终能否免遭厄运，便也只能看它造化。

放走马儿，子娆跃上残存的城头，环目四顾，只见城中废墟连片，焦木白骨随处可见，皆是曾遭大军践踏的痕迹。放眼十里之内，原有的屋舍楼阁早已坍塌废弃，唯有城东一座佛塔尚自保持完整，并未在战火之中焚毁。此时狼嚎之声又近了不少，子娆暗道一声阴魂不散，向那佛塔纵身掠去。